

圆桌对话

写谍战就是写人心

编者按:谍战一直是深受欢迎的影视、文学创作题材和叙事类型。《潜伏》《黎明之前》《风筝》《沉默的荣耀》等经典作品珠玉在前。不久前公布的2026年央视电视剧片单中,多部谍战剧榜上有名,其中包括浙江作家海飞原著的谍战剧《醒来》。与此同时,微短剧等新形式也为谍战题材注入了新活力。浙产微短剧《燎原之烽火1945》上线3天抖音话题播放量超4亿,在央视平台6天播放量已超2300万次。在谍战作品已十分成熟的今天,创作如何超越定式、实现新的艺术突破,尤其是推进年轻态表达,成为值得关注的话题。我们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和资深从业者共聚圆桌,共同探讨其瓶颈、对策和未来可能。

Q1

夏烈:对于当下谍战题材创作的新趋势、新问题,大家都有哪些观察?例如,眼下“谍战+家庭伦理”“谍战+职场博弈”等混合模式很流行,这种跨界在打开创作空间的同时,是否会冲淡谍战题材本身的叙事重点与精神内核?



学术主持 夏烈: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



海飞:作家、编剧,浙江文学院专业作家,“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



傅逸尘: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



房伟: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作家



郁敏:有耳文化董事长,话剧《燎原》、微短剧《燎原之烽火1945》出品人

海飞:“谍战+”的模式已经有点过时。从最近的作品来看,谍战创作正在回归其本真。以《沉默的荣耀》为例,目前的长剧创作又开始重视“长”的优势,追求内容的厚重、准确、本真,越来越倾向于传统叙事与原型叙事,人不再是万能的谍战之神,而是血肉丰满的人。

比如,今年将要播出的郑晓龙任导演、同样由于和伟主演的《惊变》,就是根据“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的真人真事改编的。这种“写实”的回归,实际上呼应了观众对真实历史探究与人性深度挖掘的需要,也反映出当下对于信仰力量和精神提振的呼唤。而在创作中,唯有扎根于真实,聚焦于信仰及人的处境,谍战剧才能走得更远。

傅逸尘:谍战的内核是极端环境对人的精神极限的试炼,是对忠诚与背叛、信仰与生存的哲学思辨;其审美特质在于高危任务、身份伪装、时间压力所构建的智性对抗与心理考验;它通过将个体命运置于历史选择的困境中,进而彰显信仰的力量、人性的深度与历史的复杂性。

无论是“谍战+家庭伦理”还是“谍战+职场博弈”,这类混合模式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叙事的生活面,让历史情境中的人物显得更加全息立体,但是不应以叙事重心的失焦与精神质地的稀释为代价,更不能消解历史的真实感与严肃性。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在当前以“+”为主的语境里显得独特而另类,甚至可以说作出了反向探索。作家冷静客观地讲述了一个我地下党组织护送中共高级领导过境上海的“谍战悬疑”故事,有意识在做“减法”,写出了纯粹而别样的谍战面相。

房伟:任何文艺类型都会走过几个过程,即类型的形成期、修正期与反类型期。也就是说,类型文艺的发展,其创新性在于序列组合与弹性机制之中,形成不断的突破与创新。“谍战+”混合模式,恰恰是谍战类型不断深入,不断拓展类型表现视野与真实边界的结果。比如,谍战剧《借枪》的一大看点,就是它的叙述重点在于一个真相,即谍战人员也有生计问题,当组织经费充足,或伪装身份不愁经济来源时,这些问题就会凸显。该剧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文章。而谍战与家庭伦理、职场博弈的类型混合,一方面揭示了谍战生活的多个侧面,另一方面也可以与其他类型产生知识型的关联,进而增加观众的欣赏趣味。

我认为当下谍战影视剧有两个突破

领域,一是能最大程度地加大真实的挖掘,例如《风筝》对于谍战生活残酷性的揭示。二是在于知识形态的丰富性,这里既有其他类型的参与,也有谍战本身对于“脑洞设计”的创新,这关乎故事的叙事,更关乎观众的关注兴奋点的寻找。

Q2

夏烈:谍战题材最常见的呈现形式无疑是电视剧。业内常感叹“好编剧难寻”,这一现象在谍战剧原创或改编创作中是否突出?一个好的谍战剧编剧应当具备哪些独特的能力?

海飞:谍战剧创作中“好编剧难寻”是突出的,或者说在各种类型的剧中更加突出。从表面看,谍战剧似乎存在一些创作范式,如假夫妻、窃取情报、卧底潜伏等。但实际上,谍战剧的绝大部分张弛承载着双重功效:一方面要推进紧张刺激的情节,另一方面又必须深刻塑造人物、铺陈复杂人性和铺垫深沉信仰。这要求编剧不仅是讲故事的高手,更得是一个知识上的杂食者——除了扎实的编剧技巧、逻辑推理、设扣解扣,还需广泛涉猎并精通相关历史、军事,乃至拥有深厚的文学素养。而在此之上,精神高度才是一个优秀编剧最核心的质地。这正是为什么像《潜伏》这样的作品,其中的人物与金句至今仍被观众反复品味——许多台词背后都蕴含着超越情节本身的丰厚意蕴与思想重量,这才是作品历久弥新的关键。

目前,我知道有部谍战微短剧叫《暗潮汹涌》,据说播出效果很不错。以这部剧来说,我仍然认为,源于短剧形式与谍战类型的内在冲突——很难有充足篇幅去细腻呈现人物的心理动机与成长弧光,叙事张力难免受到影响,容易产生疲软感。当然,作为短平快的娱乐产品来说,它也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郁敏:一方面,完全同意在谍战剧尤其是该题材微短剧领域“好编剧难寻”。但另一方面,我不太赞同谍战微短剧无叙事张力、容易疲软的观点,它同样可以产生谍战精品剧。

在创作《燎原之烽火1945》时,我们深有体会。这部剧扎根于1945年浙东抗战史实,以反击日军细菌战阴谋为核心。从该剧的经验出发,我认为一个好的谍战编剧需要具备三种核心能力:一是历史质感

与当代表达的平衡能力,能将家国大义融入具体人物关系,比如《燎原之烽火1945》中,“假婚约”下的日常互动以烟火气引发当代观众共鸣。二是于细微处见真章的场景构建能力,通过任务设计、解谜方法、危机应对等细节,夯实谍战逻辑与氛围的真实感。三是适应微短剧的节奏美学,在短篇幅内密集安排强冲突、高悬念与反转,同时保留人物情感厚度,实现张力与深度的统一。结合该剧的实践,我对编剧的建议是:做历史的研究者而非套路的搬运工,要深入挖掘史实,找到独属于你的故事的历史切口和地域文化元素,避免同质化。

Q3

夏烈:部分谍战作品试图通过“青春化表达”“年轻化滤镜”“偶像化选角”吸引年轻群体,却不时陷入“违和感”的争议。你们认为年轻读者、观众真正能共情的谍战内核是什么?如何避免“为年轻化而年轻化”的刻意迎合?

郁敏:年轻观众对谍战题材的共情内核并非猎奇,而在于深层共鸣。

首先是针对极致环境下人性抉择的感同身受。信仰与情感、职责与个人的艰难取舍,是跨越时代的人性命题。其次是契合“智性恋”与强强联合的审美偏好。特工间高智商博弈、“双强”的能力意志对决,以及测谎等专业情节,满足了年轻一代对高智角色与“智斗”快感的天然欣赏。如何避免“为年轻化而年轻化”?我认为,在快节奏叙事中融入密集情节与反转,迅速构建戏剧张力,同时注重情感厚度,通过“甜虐交织”的人物关系与细腻刻画,实现节奏与深情的统一。人物塑造要打破脸谱化模式,情感真实立体。制作上注重细节还原,服化道精良、外景丰富、台词地域特色鲜明,营造出扎实的时代氛围,避免悬浮感。

房伟:谍战类型包含的两大核心要素,即价值要素与智力要素。价值要素包含了人性共鸣与信仰力量,智力要素包含了历史知识与脑洞比拼。我认为,青春、偶像等类型特质,与谍战类型有着很难兼容的壁垒。有时类型会通过修正,拓展内容边界和表现内涵,但这个前提是不能修改其基本核心要素。因此,创作者要有一定的定力,要在类型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而不是急于拓展边界、盲目混搭。

当然,也不是讲谍战剧要固步自

封。比如,在网飞的很多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平行宇宙、无限空间等很多科幻观念对历史剧的影响与改造。而从更大的范围讲,由于谍战剧本身有特定的年代诉求,也可以说是属于大的历史文艺的范畴,在观念和表现手法创新上,也可以在尊重历史理性、尊重历史精神的基础上,有着更新的探索。

傅逸尘:近年,谍战叙事出现了一种“雅化”倾向。创作主体经由对更多史料的发现和解读,得以沉入历史现场,重新发现并着力凸显诸如职业军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甚至文化人在谍战历史场域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雅化”并非单指人物形象或行为方式的高雅,更非对以往革命历史叙事的主体人物观的解构,而是对过往一度被遮蔽的历史真相的还原。“青春化”不能停留在技术层面的形象包装与认知淡化。启用偶像演员、加快叙事节奏、添加时尚元素,这些仅仅是表层嫁接,并不等同于和年轻受众的审美心理、精神需求建立了有效且具有深度的链接。

年轻一代受众是在高强度、高信息量的视听语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反感说教,但并不拒绝深度;追求叙事速度与强感官刺激,但更渴求智性的挑战。也因此,谍战题材越来越专业化、知识化的人物设定和形象塑造,就不仅是一种叙事创新,更是创造了一种可以和当下高度知识化的年轻受众同频、共情的身份认同。

海飞:谍战的内核始终是“写人”。这正是近年来谍战剧创作重新回归传统叙事、扎根真实原型的根本原因。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潜伏》《风筝》《大明王朝1566》等经典老剧,在Z世代观众中“翻红”。他们主动去观看、品味这些作品,恰恰说明年轻一代追求的并非表面的“年轻化”包装,而是深刻的人性刻画、复杂的人物形象以及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探索。

过去国产剧创作中,有时为了吸引年轻观众,会刻意加入感情戏或设计“名场面”,这种脱离了人物真实成长逻辑和时代语境的设计,往往事与愿违。真正的共情,并非来自于对某一特定年龄层的刻意迎合。好的人物关系中,自然有年轻人、有老人,或是有进步的人,也有固步自封的人,关键在于让每个人物都立足于真实的土壤和严密的戏剧逻辑中,这样其处境、选择与挣扎便能超越年龄界限,自然而然地触动不同代际的观众。

(本报记者 董健 郑梦莹 整理)

AI有“艺”思

人人都能拍大片,然后呢

张振鹏

这两天,“霍去病”一直是个热搜话题。先有90后创业者杨涵涵的AI短剧《霍去病》“3000元成本、3人团队、5天完成80集创作,累计斩获超5亿播放量……”成为“神话”,后有其本人澄清“3000元仅为算力成本、团队实为20人、作品只是两支短片”。此后,B站AI创作大赛上,李锋导演的23分钟版本《霍去病》又引发大量关注。有人表示,李锋版《霍去病》“若是忽略掉一些细节不谈,视觉场景已相当壮观”。

无论舆论如何演变,两部作品是否具有可比性,一个清晰的行业趋势已然显现:当下,“AI全流程创作+简易后期剪辑”的新模式,大幅降低了影视创作的门槛。以往需要数百万资金投入、历经数月打磨的影视创作,如今不再是专业机构的专属,普通创作者也能伸手触及。AI短剧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一道极具冲击力的风景线。

“霍去病”等话题的发酵并非偶然,而是工业级AI技术与大众创作热情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从剧本拆解、分镜设计到画面渲染,AI智能体可相对高效完成大部分流程化、重复性工作,帮助创作者从繁琐的技术环节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内容创意与价值表达。这种创作逻辑的革新,正是AI技术为影视行业注入的核心活力。

这也充分说明,即便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专业的团队加持,只要怀揣创意与表达意愿,普通人就能借助AI工具,把脑海中的想法转化为具象的影视作品。从2025年以来AI影视产业的发展态势来看,从《中国神话》实现全流程AI创作,到《潜入梦海》以微成本呈现大片质感,AI正推动影视创作从“少数人的游戏”转变为“多数人的表达”,这股创作的浪潮,无疑将持续激发文艺生态的内生动力。

但欢呼之余,我们更需保持清醒的理性,警惕技术狂飙背后潜藏的隐忧。一些AI短剧被轻而易举地生产,固然彰显了AI技术在降本增效上的显著优势,但也暴露出当前AI文艺创作普遍存在的短板与问题。

其一,内容同质化风险凸显。AI以模式识别与数据重组为核心逻辑,过度依赖AI生成内容,容易陷入套路化叙事的窠臼。若缺少人类创作者的情感注入与价值提炼,作品便难以拥有直抵人心的精神力

新文艺青年

年轻人抛弃电影院了吗

编者按:奔腾不息的文艺浪潮中,青年始终在场。新大众文艺的舞台上,希望“新文艺青年”成为主角。今起,浙江日报文韵周刊文艺评论版开设专栏,刊发各大高校青年学子的短评、微评,以年轻人的视野,用年轻人的话语,说年轻人关注的文化,让来自青年的洞察与思考,汇聚成富有锐气与朝气的文艺新声。

邓曦妍

听说80后、90后上大学那会儿,看电影是集体活动的标配,而我们这代人对于进影院看电影这件事的执念,似乎没那么强烈。一个来自我身边朋友圈的感受是:热门档期挤破头自然不用提,但平日冷冷清清是电影院里更普遍的场景。

我在刷各个社交平台时,经常看到这样的观点:“年轻人正在抛弃电影院。”但我个人认为,“抛弃”二字未免过于决绝与片面。抛开简单的情绪判断,这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而是年轻人正在重新评估影院观影在自己文化生活中的分量。

电影不再是当代娱乐生活中的刚需。以前,看电影是少数能让年轻人沉浸几小时的娱乐。而现在的年轻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成长,从手机不离身,充个值就能看经典院线片,不少网剧甚至一些短视频也“卷”出了大片感,更不用说还有脱口秀、摇滚音乐节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电影院,真的不再是我们娱乐生活的必选项了。

现在年轻人,学习和工作压力大,人周末能“宅”就“宅”,与其挤地铁去电影院,窝在沙发里,捧着奶茶,打开短视频平台,十几分钟追完一部剧,不香吗?e周末喜欢成群结伴露营、徒步等,在大自然里回血,要耗费时间、精力,整理好心情,专门前往电影院,成本不可不低。

好片子不多,涨价倒是勤快。再从消费体验说,电影票价一路上涨,但问题是,这没有带来影片质量的绝对同步提升,一些电影存在故事

量。正如两版《霍去病》短剧,虽能还原古代战争的宏大场景,却在人物情感的细腻刻画上存在不足,这也恰恰印证了AI在复杂人性表达、深层情感传递方面的局限。

其二,版权与伦理困境亟待破解。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界定、训练数据的合法性、虚拟角色的肖像权保护等问题,目前仍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与行业准则,这既是此类AI作品的潜在风险,也是全行业需要共同面对、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其三,技术依赖可能消解创作初心。AI能快速完成画面生成、剪辑等技术环节,容易让部分创作者陷入“重技术、轻内容”的误区,忽视文艺创作最核心的思想内涵与情感表达,最终让作品沦为缺乏灵魂的“数字快餐”,背离文艺创作的本质初衷。

回望AI介入影视产业的十年历程,从2016年《Sunspring》的青涩探索,到如今一些AI短剧的突破,AI已从单纯的辅助工具,逐步转变为文艺创作的协同主体。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升级,文艺创作的核心本质从未改变——技术终究是服务于创作的,手段,内容才是作品的灵魂,而人类的情感体验、价值追求与思想深度,才是文艺作品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具备AI技术支撑的工业级生产体系,解决的是如何高效创作的技术问题,而创作什么、为谁创作?依然需要人类创作者来回应、来坚守。

此次对“霍去病”的讨论提醒我们,既要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充分释放AI在降本增效、拓宽创作边界上的优势,让更多普通人的创作梦想落地生根;也要坚守文艺初心,明确AI是创作者的创意伙伴,而非替代者,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坚守之间找到精准平衡。同时,行业各界也需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AI创作的版权与伦理边界,引导技术向善发展,避免陷入“唯效率论”的误区,让技术始终服务于文艺创作的核心价值。

文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与突破。智能时代,AI技术为文艺创作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让“人人皆可创作”的美好图景从愿景走向现实。但唯有坚守内容为王的底线,守住人文初心,留住作品的人文温度,让技术服务于情感表达与价值传递,AI文艺才能真正扎根大众、行稳致远。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书法之美

势与力的天成 古与今的熔铸

——沙孟海与当代榜书之美

何涤非



“大雄宝殿”牌匾 视觉中国供图

内在的沉雄之气。榜书是远看的,不是近观的。人们感受到的,是整体的气象,是扑面而来的气势。就像远看泰山,你不会去数山上有几棵树,看的是它的雄浑。榜书,就是书法里的“泰山”。在现当代书坛,沙老正是榜书艺术的高峰。

沙老的榜书之美,在于“势”与“力”的天成。他突破“榜书必楷”的成规,将行草笔意融入大字,使作品兼具庙堂之气与飞动之势。如“龙”“虎”“鹰”等单字榜书,用笔如刀刻斧凿,起笔果断,转折凌厉,以圆润笔法调和刚硬之气,使线条在雄强之中带有一股韧劲。这种“方笔作骨、圆笔为肉”的写法,既融合了米芾“刷字”的洒脱灵动,也受到了吴昌硕书法的启发。要写出这样的字,不光笔力要深厚,胸中更得有一股坦荡之气。

沙老的榜书之美,在于“古”与“今”的熔铸。他主编《中国书法史图录》时,



草书龙字轴(纵一七五厘米 横一七五厘米) 沙孟海书学院藏

提出“自颜真卿《大唐中兴颂》始,榜书方成独立体系”的学术认知,使他的榜书既扎根传统又有创新突破。为北京

人民大会堂题字时,他以拖把代笔,配合特制宣纸,使一尺见方的大字仍能保持枯润变化与笔墨韵味。这种工具与章法的革新,让榜书从“远看有形,近看无质”的困境中突围,成为既有传统金石气又具现代视觉张力的艺术形式。

现在,为什么很少能看到像沙老这样有气势的榜书了呢?我认为首先是心境变了。前人写榜书,多是题匾、刻石,是“为天地立心”的庄严肃穆;而现在人写大字,多是展览、比赛,是“获奖入展”的竞技事。心态不同,写出来的书法自然不同。其次是对美的理解变了。现在很多人追求视觉冲击力,以为把字写得夸张、变形、奇崛,就是有气势,其实不然。真正的榜书之美,不是张牙舞爪,而是内敛深沉;不是外露张扬,而是含而不发。就像沙老第二次写“大雄宝殿”,虽然体力已不如从前,但对“势”的掌控已入化境,所以每个字都像一座山,纹丝不动,却气势恢宏,有一种“镇得住”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书家的修养,来自岁月的沉淀,来自对书法本质的理解。

沙老以深厚的学养和精湛的技艺,为雄强的榜书注入了文化的温度与精神的深度。他的榜书,以古为新,以力为美,以文化为魂,最终在当代书坛立起一座不可复制的丰碑。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